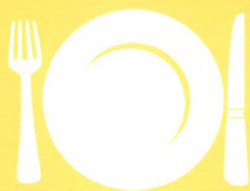


2010最后与最真的温情感动！



生命的余味

【德】鲁培希特·施密特 朵特·席帕 著

张晓蕾 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生命的余味

【德】鲁培希特·施密特 朵特·席帕 著

张晓蕾 译

1.

一个爱烤蛋糕的男孩儿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教师，它远远超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酒焖仔鸡美味的诀窍就在于：鸡肉至少要在红酒和香料混合的汤汁中腌制六天。鲁培希特·施密特站在厨房的窗边，仔细观察着变成酒红色的鸡腿，露出了满意的神情。“颜色刚刚好，现在要把鸡腿稍微晾干，然后把它烧得外焦里嫩，再用一瓶佐餐干红浇汁。那动静一定很大。”

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他非常享受这种“嘶嘶”声。

鲁培希特·施密特看起来并不像个传统的厨师：牛仔裤、深色格子衬衫、高高卷起的袖子，长长的蓝色围裙就那么随便系在胯上。但是这种非常规的工作装对他来说却正合适。他并不是那种不靠谱的家伙，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易北河

大道上的五星级酒楼主厨，汉堡中心城区的顶级餐厅主厨——这都只是他的事业迈向成功的两小步，他的未来还有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更高级的餐厅，更尊贵的客人，还有更多的肯定：从顶级厨师到美食大王，一切不就功德圆满了吗？对鲁培希特·施密特来说并不是这样的。当他得到目前这份工作时，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中了大奖。

鲁培希特·施密特现在在汉堡的一家安宁病所——“灯塔”做厨师。他的客人们不会在商务午餐的时候讨论下一单交易合同，也不会浪漫晚餐的时候考虑应该将后年结婚的地点定在加勒比海的棕榈树下，还是在易北河上空的热气球上。对于“灯塔”的客人来说，他们没有时间计划未来，因为他们都已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了。

鲁培希特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这些绝症患者烹煮美味佳肴，每一天他都面临新的挑战。而这与他之前的那些工作是完全不能比的。“在安宁病所中，饮食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他说，“如果我是在一家餐厅用餐，服务员招呼周到，食物全都合我的胃口，那么我以后会再来光顾。但是如果我已经得了绝症，那么在这里吃的每一顿都可能会是我的最后一餐。那我就要利用这可能的最后一次机会来尽情享受美食。”

鲁培希特·施密特讲话很轻，声音听起来温柔又舒缓。他46岁，身材瘦高，但属于运动型，一头短短的卷发，有一双温和的眼睛。

这天早上，他就像往常一样独自在大厨房里工作。从他的一

一个原因。当他买回汉堡的时候，年轻人向他表示了感谢：“在我的一生中，会为我做这些事的人并不多。”

这些话深深打动了主厨，其实他只是骑车跑了一趟而已，算得了什么呢？但对那个年轻人来说却意义非凡。

几天之后，那个“汉堡迷”又想要吃比萨，鲁培希特立刻忙活了起来，“我自己做了一张很大的比萨，切成一块块的，然后都冷冻了起来。这样即使我不在的时候，他也可以随时拿出来加热。他看起来非常开心，我知道我做到了。”

鲁培希特突然体会到：他的工作不仅可以为人们带来味觉上的享受，更能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每天一早，当他踏进“灯塔”大门的时候，便会记起他的职责。在门厅的墙上贴着全体员工的照片，照片的上面是加粗加大的标语：“我们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让最后的日子多一些生活。”

这句话被鲁培希特牢牢记在心里。他无法延长病人的生命，但他可以尽自己所能让病人最后的日子变得愉快。

时间到了。鲁培希特抓起他厨房酒柜里的干红。

酒瓶永远放在料理台上，灶台的旁边，伸手就能拿到。白兰地用来加工深色酱汁，苦艾酒用于肉汁烩饭和菌类菜肴。黑加仑酒跟一些甜品是完美组合，而葡萄酒则是万能配料。加入少量的酒精可以为许多菜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今天，鲁培希特可是毫不吝惜地使用他的红酒。他把大量的

每次外婆梳头发的时候，鲁培希特都会感到惊讶，他不敢相信外婆需要这么多个发夹来把那个并不很大的发髻固定在脑后。多年的重复使她熟能生巧，根本不用看镜子便能把发夹准确地夹在正确的位置。但这对于没什么耐性的鲁培希特来说却是个漫长又无味的过程。因为只有当外婆将发髻梳好之后，她才肯走进厨房，开始烤蛋糕。这时鲁培希特便跟在她身后。外婆把料理台擦干净，放上几块黄油，用刀剁成碎屑。然后她将面粉倒在桌子上，在中间掏出一个小坑，放入一个鸡蛋、一小撮盐和糖，再在边上撒上黄油碎屑。之后使用她的长刀以熟练轻巧的动作将所有配料混合起来，反复拍打、揉推、涂抹，直至面团制作完成。

鲁培希特在旁边可以全神贯注地一连看上几个小时。“我当时完全看呆了，因为她不需要任何机器帮助就可以完成。那时我的母亲早就使用电动厨房多用机来和面了。”

将面团擀开之后，鲁培希特就可以在面饼上放上外婆切好的苹果块。“蛋糕虽然是在星期六做的，但要等到星期天才可以吃。对我来说最幸福的事是可以提前尝一小块儿，啊——热乎乎的苹果蛋糕！”鲁培希特一边沉浸在童年回忆中，一边在为病人们准备着维生素饮品：把梨削皮，切成四瓣然后去核，用搅拌机把梨块和草莓打成糊状，加入酸奶或牛奶，作为病人的餐间甜品。

鲁培希特 10 岁的时候，他想自己动手做苹果蛋糕。“我天真地认为我可以轻松地模仿，因为我已经观察了无数次。结果我的首次尝试一团糟：面粉不能成团，撒在桌面上到处都是；鸡蛋顺着桌边往下流；黄油没有变软，无论我多么使劲儿地用刀去剁。”

2.

让日子多一点生活

我们的心向往未来，
现在则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消逝，
而逝去的又让人感到可爱。

——普希金

在明亮的餐厅里，洛尔夫·福令在享用他的早餐，主厨自制的椴椴果酱非常合他的胃口。这是他在病所的第一个清晨。

这位 69 岁的老人昨天下午被救护车直接从医院送到了这里。他躺在车后面的担架上，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在旁边陪着他。途经红灯区的时候，他们还互相开着玩笑，暂时忘掉了现实。

入住的过程很仓促：快速抬出救护车，抬上斜坡，抬进病所——好像一条流水线。对于抬担架的两个男人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例行工作。但是对于洛尔夫来说，这便是他生命最后阶段全

新而陌生的开始。他都没有机会仔细看看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甚至没有从外面瞥一眼这座他即将被推进的房子。然而进到大厅之后，人们像熟人一样亲切地跟他打招呼，仿佛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只是刚刚郊游回来一样。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着从他家客厅搬来的浅棕色皮座椅，虽然已经有些旧了，但是坐上去很舒服。他在这张座椅上阅读、看电视，度过了无数美好时光。这是唯一一件他想从家里带来的家具——他的儿子把它搬了过来。其余的家具都是病所里配备的：五斗橱、衣柜，还有浅色木椅。

在洛尔夫·福令看来，这间病所布置得非常现代，跟他自己家中的家具完全不同，这里甚至还有台平板电视机（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曾经想过买这么一台），尽管它对它的尺寸并不满意。这位已经退休的税务员不太能适应改变。他认为自己再也无法接收新鲜事物了。他现在睡的床虽然也是张病床，但和医院中那种白色的病床不一样。它是木制的，浅浅的原木色跟其他家具相呼应。病房中间的圆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有一捧红、黄郁金香的花束，旁边是一块自制的蛋糕——安宁病所的欢迎蛋糕。

虽然今天没有太阳，但是整个房间看起来依然明亮、舒适。“快看，”他儿子说道，“你窗前就是一棵栗子树，就快开花了。”

洛尔夫·福令往外看去，才注意到病房里还有个小阳台。

“你要在花槽里种上植物吗？”克里斯托弗问他。

他只是耸了耸肩，没说话。他很累，想要睡了。

今天早上也是如此，当他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醒来时，他觉得自己极其的疲惫和虚弱，什么都不在乎，只想就这样在床上待

一整天。但是一个叫阿西姆的护工最终还是耐心、巧妙地说服了他，至少去看看一层的餐厅。

看又有什么用呢？当时已经是十点钟，过了吃早饭的时间了——洛尔夫·福令在医院的时候对这再熟悉不过了。况且他本来也没什么食欲。就这样，无精打采的洛尔夫·福令坐着轮椅来到了楼下。大大的格子窗户、长长的浅色木头桌子和浅色的椅子，还有墙上色彩鲜艳的图画，洛尔夫·福令简单地扫过一眼餐厅后，轻声说道：“这就是我去世的格调。”声音中不禁透出一丝自嘲的语气。

厨师立刻从厨房走出来，招呼这位迟来的客人：“早上好！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是鲁培希特，是这里的厨师。您想要吃早饭吗？”

“这个时间还有什么可吃的吗？”

“随时都有。给您来个嫩煮蛋、奶酪、水果，加上切片火腿怎么样？”

一眨眼的工夫，厨师刚刚清理过的桌子上又重新摆满了食物。

病所的“新住户”在对丰富多样的早餐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对自己感到惊讶。洛尔夫·福令很享受地咬着面包，他已经记不起上一次这样是什么时候了。之前他只能是强迫自己进食，而且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吃进去的总会呕吐出来。

洛尔夫·福令一脸病态，面容憔悴。“我得了胰腺癌，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瘦了28斤，”他解释说，“你能想象出一个人完全没有食欲是怎样一种感觉吗？身体不断地垮掉，自己却束手无策，只能像个旁观者一样，任由其继续发展下去？我躲着不去照镜子，

不喜欢看到现在的自己，瘦得像副骷髅。”

洛尔夫·福令从没想到，这种状况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可能得到改善。他咽下一口煮蛋，开始往面包上涂抹榲桲果酱。他的动作很迟缓，消瘦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3.

“我最爱苹果布丁了”

走向直立的第一大步在于完美的胃。

——辛加

普通的病人都用玻璃杯喝饮料，而对那些只能躺在床上进食的病人，鲁培希特会为他们把饮料倒在水杯中，拧上吸嘴。鲁培希特用单手托着装满饮料的托盘，看起来专业十足。他不疾不缓地走上二楼，杯子中的饮料一滴都没有洒出来。这是每日的例行环节：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主厨会亲自探望这里的住客，为他们介绍“今日菜单”，同时接受他们的特别预订。

听到敲门声，古德芸·费舍尔亲切地回答：“请进！”这位 55 岁的教师舒服地坐在床上，拨了拨额前的刘海迎接她的客人：“鲁培希特，我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昨天你做的玉米饼简直是太好吃了。”

从她六天前搬进病所到现在，鲁培希特为她准备的所有美

主厨重新出现在她的房间，手中端着一个小小的盘子，上面摆着五片橙子，剥得干干净净，不带一丁点儿果皮。

“我觉得自己就是在度假，我好像正在豪华饭店度过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假期。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愉快。”古德芸·费舍尔很清楚，她不能进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早晚有一天她的胃会因为肿瘤的挤压再也装不下任何食物。

在刚来的那几天，她都是跟丈夫一起在楼下的餐厅吃东西，丈夫一般会在中午时分来看她。她觉得这里很舒服，虽然房间布置得简单又朴素，却别有一番品味和格调。从厨房传出来的动静对她来说非常熟悉，也能让她平静下来：相互碰撞的餐具、开着的水龙头、嗡嗡作响的洗碗机……一切都那么自然、平常，有家的感觉。餐桌上的这种气氛，还有放松随意的交谈，都让她想起了她家附近的那家意大利小饭馆。她以前常常和丈夫去那里吃晚餐。他们会点一些开胃菜或是其他的小点心，然后每人一杯葡萄酒。饭馆老板一家人有的时候就坐在隔壁桌吃晚饭。老板还会让他们尝一尝他额外为自己加的菜。

考虑到自己身体的实际状况，古德芸·费舍尔现在不再去一楼餐厅吃饭了。“我不只得了癌症，还有血栓。我的左腿必须一直架高，连卫生间都不能去，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她用食指轻轻敲着额头，“我现在死于血栓，或是两三个礼拜后死于癌症，又有什么区别呢？”

话虽这么说，但她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她只有在要洗澡的时候，又或者是为了每天下午跟她先生一起喝咖啡才会起床。下

4.

倔犟的母亲

在孩子的嘴上和心中，母亲就是上帝。

——萨克雷

“今天里面有什么好东西？”蕾娜特·萨默尔试着从床上坐起来，用双手梳了梳花白的头发，然后转头注意听厨师的回答。

“草莓、梨，还有一点酸奶。”

“鲁培希特，你真厉害！”

蕾娜特·萨默尔已经 75 岁了，面色苍白。但是适量的唇彩和腮红让她的气色看起来好了很多。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杯子尝了一口。饮料散发着清新甘甜的香气，厨师善解人意地问她的女儿乌尔里琪：“您要不要也来一杯？”

乌尔里琪婉言谢绝了厨师的好意，她想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妈妈，”她说，“我马上回来。”

这段日子不论对母亲还是女儿来说，都是劳心伤神的。从四个月前开始，蕾娜特·萨默尔的身体便每况愈下，疼痛一天比一天剧烈。每次伸出双手、挪动脚步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在她那并不宽敞的公寓里，她甚至不能在床和沙发间走一个来回。她的女儿乌尔里琪在几年前移居美国，这次正好放了两周的假回来探亲。蕾娜特·萨默尔想要去机场接她。她咬紧牙关，使出全身的力气才坐上出租车来到机场。但是女儿一眼就看出来她哪里不太对劲儿。

她们还没有到家，乌尔里琪便对她说：“妈妈，你生病了。你得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

“胡说！我没有病！你只是想把我打发走！”母亲大声地说，她想让女儿明白，她的身体依然健康。

然而四天之后，她的病情恶化了。蕾娜特·萨默尔坐在沙发上想要起身，但是这次不管她把牙咬得多紧，她的身体还是丝毫不能动弹。

女儿赶快过来帮忙，抓住她的胳膊，试了几次想把她拉起来，但是都失败了——她的胳膊一点儿劲儿都使不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乌尔里琪提出叫救护车，而母亲极力反对。她要证明给女儿看，她完全可以自己站起来。但是蕾娜特·萨默尔最终还是没有能使身体挪动分毫。

乌尔里琪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没有她的同意我不敢随便叫救护车。我在脑子里仿佛已经听见她没完没了的数落，说我管着她。”乌尔里琪提出的每个建议——哪怕只是找邻居帮忙——都会

遭到她激烈的反对，她永远都是那句话：“我自己可以！”

母女之间僵持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蕾娜特·萨默尔突然轻声说道：“好吧，咱们去医院吧，没有别的办法了。”

几天后，她拿到了诊断结果：肺癌晚期。“当医生站在床边通知母亲这个消息时，”乌尔里琪回忆道，“她没有任何反应，两个小时后她告诉我，她要尽快回家。”

这时候回美国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乌尔里琪·萨默尔取消了预定的航班，选择了不带薪休假，搬去跟母亲同住。她请了一位护工，早晚来帮她照顾母亲，这次她的做法没有遭到母亲的反对。对乌尔里琪来说，陪伴在母亲身边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觉得这是种责任。责任是指必须要做，但自己不一定想做的事。我只是做我想做、也是应该做的，我决不会把我母亲一个人扔在这里，然后自己飞回美国。”

女儿夜里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妈妈在卧室的病床上。屋门不关上，这样万一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动静，乌尔里琪也可以马上听到。她最最担心的就是在睡梦中听不到母亲的呼救。

几周的时间过去了，她们已经习惯这种生活，直到有一天，蕾娜特·萨默尔的病情突然恶化，必须要住进医院。乌尔里琪已经准备好了要听一大堆的牢骚和不满，但是这次，母亲并没有反对。很意外的，她平静地坐上了开往医院的车。

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医生想尽快把这个没有希望的病号打发回家。为了能让母亲得到更好的照顾，乌尔里琪想送母亲去“安宁病所”，但她没有胆量向母亲提起，是主治医生跟蕾娜

特·萨默尔提起了这个地方。那天，乌尔里琪在走廊里等了很长时间，当她再次走进病房的时候，她的母亲说道：“好的，我同意去那儿。但在这之前我想再回家待一天。”

回家那天的情景，在乌尔里琪的印象里是非常糟糕的。“我母亲躺在床上，一句话也不说。她不吃也不喝，我给她端过去的食物她连碰都不碰。她就那么呆呆地躺着，严肃地盯着我。”

52岁的乌尔里琪从小就认得这种严厉的眼神。当她还是个小姑娘，问妈妈能不能跟邻居家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她的母亲通常什么也不说，只是用充满责备意味的眼神盯着她——她的面部表情就是禁令。每到这个时候，小乌尔里琪便不敢再问第二遍。她只能留在屋里，看着她的朋友们在外面玩。

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事其他孩子能做，她却不能。有时候母亲会连着两三天不出声。“从前她总是闷闷不乐的。当我闯了什么祸的时候，比如说没有把屋子收拾干净、没有好好擦鞋或者是没有洗手，我去厨房找她，想用帮她做家务来弥补过错。但她只说了句：现在不用你了！当时我10岁或11岁，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过错，但常常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跟母亲在家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乌尔里琪又找到了这种感觉。当蕾娜特·萨默尔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沉思的时候，乌尔里琪战战兢兢地从衣柜里找出睡裙、毛衣和袜子，开始打包准备住进安宁病所。

到了第二天早晨她们快要出发时，蕾娜特·萨默尔才打破了沉默。她平静地对她女儿说：“乌尔里琪，请打开首饰盒，把里面

蕾娜特·萨默尔想要一份传统的菜粥。就像她以前每周六中午做完扫除后煮的那种，但是不要太稀，不然会滴在床上，这让她不能忍受。病所的护士会提出帮助她用餐，这本来也是好意。但是光是想到要被人喂饭就已经让这位 75 岁的老人觉得受不了，所以她总坚持自己吃饭。她再一次用双手梳过花白的头发，无奈地说：“总躺着头发都压扁了，而且长得太长，我已经丝毫没有发型可言了。”

四天前蕾娜特·萨默尔住进了 7 号房间。躺在床上，她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外面的树木和天空——她几乎已经失明了。“有女儿在身边让我踏实很多。没来之前，我非常害怕。我想象这会是一个昏暗阴森、绝望抑郁的地方。来的第一天我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被世界遗忘了。内心深处我在发抖，我想，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生命结束。”

她陷在这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她故意回避护士和护工对她的关心，回避每一个走进她房间、向她表示友好的人。她拒绝任何积极乐观的情绪，把其他人统统挡在自己的生活之外，无视向她表示欢迎的鲜花和新鲜的自制蛋糕。“我连看都没有仔细看一眼，更甭提去吃它了。”

出于对自己、对女儿还有疾病的愤怒，她刚到的那天晚上很晚才睡。这一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解释不清。她只知道，当她第二天一早醒来的时候，她的恐惧全部消失了。“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单的。慢慢的，我也开始意识到，人们表现出来的友好并不是虚伪的。住在这里对目前的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